



1337(4)/26
96

李仁晓

小猴儿皮皮



小猴儿皮皮

李 仁 晓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

封面、扉页：杜建国
插图：高宝生

小猴儿皮皮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120,000 开本787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7 $\frac{13}{16}$ 插页2

1983年3月北京第1版

1983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21,000

书号10019·3425

定价0.61元

目 次

小粗心.....	1
几个少年朋友的故事.....	9
花纹小足球.....	19
一个小队长.....	33
唐小松和小泥人.....	48
翘翘和猴子.....	85
“嗯哎”叫的孩子.....	118
小猴儿皮皮.....	182

小 粗 心

有这么一个孩子，叫王成林，别的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个毛病：做事粗心。这天晚上，他给出差去北京的爷爷写信，报告他粗心的事，信是这样写的：

“爷爷：您问我粗心的事吗？我告诉您：我已经改啦。您不信问奶奶去，奶奶一定会对您说：‘成林这孩子硬是改好啦，这几天可没做粗心的事儿。’爷爷您说，我这不就是改了吗？……”

成林写完信，接着写信封；写完信封，封好，贴上邮票，马上跑出去投进信箱里。——明天一早，邮递员叔叔要来开箱呢。

办完这些事，他脱衣上床睡觉。这一夜，他睡得很甜，很香，还做了个好梦：爷爷翘着拇指夸奖他，说他是好孩子，等放了暑假，一准带他到北京去玩……

可是忽然，成林被一阵嘈杂声惊醒，睁眼一看：天已大亮，太阳光透过窗孔，和和煦煦地照在他的被窝

上。看看桌上的闹钟，长针指着“12”，短针指着“7”——七点钟了！成林蹦地跳起来，叫道：“什么？七点钟了？糟糕……糟糕……”

真的是糟糕！按照作息時間，成林得在六点钟起床。闹钟的短针指在“6”上，它就得叫——嘀铃铃地叫，可是今天，它跳到“7”上了，还不叫。

成林哭丧着脸，喊奶奶：“奶奶！奶奶！闹钟不闹啊，人家要迟到啦……嗯哎……”

奶奶跑进房来：“什么，你还睡在床上？唉唉……怎么，闹钟不闹了？”

奶奶赶紧去检查闹钟：摇摇，听听，嘀嗒嘀嗒地响，没有毛病。扭扭右边的发条，也没什么。可是一扭左边的发条，奶奶就皱起了眉头：“孩子！是你忘了开发条吧？——忘了开左边的发条，是不是？”

成林这才想起来：昨天晚上，他只开了右边的发条——这是管跑的；却忘了开左边的发条——这是管叫的。

成林不说话了。自己粗心，能怪谁呢？于是他从墙上摘下书包，用手拎着（他来不及往肩上背），登登登往学校里跑。跑进教室，还是迟到了好几分钟。

这一节是上语文课，老师正站在黑板前写什么，成林往座位上坐好，就往书包里掏书。掏出一本不厚不

薄的来，一看，是本《矿业研究》；赶忙收回去，另外掏出一本来，是《桥梁建筑学》。成林又急又奇怪：这是怎么回事？是谁把这些书本，尽往我书包里塞啊？

成林皱着鼻头，把书包提到近前，伸手到最底下的地方去掏。可是手一伸到底下，忽然触着了一个奇怪的东西——一个圆圆的、软软的东西。这把成林吓了一跳，慌忙拿出来看，是个绒线球——红色的绒线球！

要是在别的时候，成林一定要叫起来：“什么？这是谁干的……把我的书包当成了什么？简直——”可是，他现在不能叫，现在是在上课哇！

这时，同桌的同学忽然用胳膊肘碰碰他，悄声说：“老伙计！不对头啊，我看这书包不象你的呀。”

成林把个书包倒过来一看，正过去一看，可不是，这书包虽也是草绿色的，也有一根襻带，可是比他的要大，要重——很明显，这不是他的书包。

“嗨！看你多粗心！”那同学为他惋惜。

好不容易挨到下课，成林背上书包——不，应当说是背包——就往家里跑。他得调换自己的书包去。

边跑边想：这书包是谁的？装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书，还装了个绒线球。——绒线球？唔，这不是妈妈的绒线球吗？妈妈可常结绒线衣，用的就是这样的绒

线球！

他还想：妈妈可真爱劳动啊！妈妈去上班，有时要带着绒线球去。妈妈说：吃过中饭，别人休息了，她就结绒线衣，有时给妹妹结，有时给他——成林结。

成林这样一想，就不安起来：妈妈要结绒线衣，可她偏偏忘了带绒线球，唉，妈妈多粗心呀！……对啦，妈妈一定要焦急的！成林可是个好孩子，于是他马上作了决定：给妈妈送去！

好在妈妈办公的机关离这里不远。成林根据妈妈说过的地址，跑到机关的门口。门口的传达室里坐着一位老伯伯。成林摘下背包，双手捧到老伯伯跟前，毕恭毕敬地说：

“老伯伯！这是妈妈的绒线球。妈妈要结绒线衣，可她忘了带绒线球……就是这样！”

老伯伯接过背包，说：“咦，是背包，不是绒线球。什么？里面装着绒线球？好，好！……那么，妈妈是在这里工作的罗？……好好！我一定替你转达……”

成林有说不出的高兴，向老伯伯一鞠躬：“谢谢您，老伯伯！我打心底里谢谢您！”说完，转过身就跑。

老伯伯叫起来：“喂喂，别跑，别跑！小朋友，你的话还没说完呐！”

成林略微停了一下脚，回过头来说：“说完啦，老伯

伯,就是这些了,什么也没有了。……我还有事呢,老伯伯!”说完又跑。

“不,没说完呐。”老伯伯大声叫着,“你想想看,机关里有那么多女同志,你不说清楚妈妈是谁,叫我送给哪个呀?你说,妈妈是……”

“妈妈就是妈妈,这还不清楚吗!”成林不耐烦了,这回他连脚也没有停地说,“妈妈……就是说,我是妈妈的儿子,妈妈——就是我的妈妈!这还不清楚吗?”

说罢,索性向左跑了个急转弯,叫人连影子也看不见了。

老伯伯着急起来,叹口气,摇摇头……

成林跑回家,已经累得满头是汗。这时,他忽然瞧见奶奶在屋子里乱转,也闹出了一身汗。

成林感到奇怪,问奶奶:

“奶奶,您怎么啦?您是……”

奶奶叹口气,说:“唉,我的绒线球儿不见啦!绒线球儿……”

成林听说是“球儿”不见啦——他可顾不上闹清楚是什么“球儿”——就说:“奶奶,您别急,别急。我知道啦——我知道您的球儿在哪里。”

“什么,你知道?快给我找出来。”奶奶高兴地道。

“可是……”成林犹豫了一下——因为他还有急事呢。可他想了想，还是说：“好吧，我给您找——”就一头钻到床铺底下去。

成林钻到床铺底下去，这有原因，因为据他想，奶奶的球儿不见了，一定是妹妹干的坏事。妹妹这小家伙净爱玩球儿，而且老爱往床铺底下丢，上次她把个橡皮球儿丢到床铺底下去，就是成林这样钻进去，才给找出来的。

可是这一回，成林在床铺底下摸了一通，却没有找到什么球儿。他把一堆破鞋子推了推，又把个帆布箱子移了移，弄得尘土飞扬——还是没有摸着球儿。这时候，站在外边的奶奶不耐烦了，奶奶喊：

“成林！你疯啦，你给我钻到床铺底下去做啥呀？”

“奶奶，不是给您找球儿吗？”成林在床铺底下回答。

“找什么球儿，要钻到床铺底下去？”奶奶发火了。“我问你，你知道我要找什么球儿？我是找……绒线球儿！绒线……绒线……”

“啊，找绒线球儿？”成林从床铺底下钻出来，才闹清楚：奶奶是找“绒线球儿”。他抹抹脸上的黑灰，很不高兴的样子。他想：奶奶真是，明明是找绒线球，偏说什么绒线球儿，对妹妹说惯了“球儿”、“球儿”的，对

我——我已经大了，也说什么“球儿”，害得人家一听就……

可是成林没有把埋怨的话说出来，他怕奶奶反要说他粗心，连话也不听听清楚。他问奶奶：

“奶奶，那么，您的绒线球儿到底是放在什么地方，怎么会不见了昵？”

“谁知道是怎么不见的，”奶奶气恼地说，“我怕妹妹弄着玩儿，就把它放在你爸爸的背包里，挂在墙上，可现在连背包也不见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，背包？”成林一惊，忙问：“是挂在东边墙上的？是草绿色的？……”

“对，对！你看见了？”

“看是看见了，可是……”可是，这叫成林怎么说呢？……成林呆住了。

当成林气喘吁吁地把背包和绒线球从妈妈机关门口拿回来时，奶奶的气还没有消。奶奶说：“你这个小粗心！还是不改，看我不写信告诉你爷爷！”

成林害怕奶奶把这事告诉爷爷。因为昨天晚上他刚给爷爷写了信，报告了自己的事；要是爷爷见到奶奶的信，那可糟啦。

于是他决定马上再给爷爷写封信，作一些订正。

他就到自己房里去找信纸。可是信纸没有找到。信纸放在什么地方了呢？他想不起来。他就是这样，越是急着找样什么东西，就越记不得这东西到底放在什么地方了。他找呀找的，忽然在桌子抽屉的夹缝里找到了一叠信纸。这使他很高兴。他急忙抽出一张来写，笔未落下，猛地发现这信纸上原来已经有字，字是这样写的：

“爷爷：您问我粗心的事吗？我告诉您，我已经改啦。您不信问奶奶去，奶奶一定会对您说：‘成林这孩子硬是改好啦，这几天可没做粗心的事儿。’爷爷您说，我这不就是改了吗？……”

成林看完字，给愣住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呀？给爷爷写的信，怎么到这里来了呢？

是呀，怎么会到这里来了呢？当时这信为什么没有装进信封，或者信封里到底装进了什么——是空白着的纸头，还是写着乱七八糟的字的纸头？这……这他可一点儿也记不得了。

唉，你说他粗心不粗心！

小朋友，请你为他想想看：他粗心的原因是什么？他怎样才能彻底改掉这个粗心的毛病呢？

1977年8月

几个少年朋友的故事

这次下乡采访消息，经过苍上村，听到一个关于几个少年朋友的故事。

这天早上我很早上路，走到苍上村边，太阳才探出头来。忽然身后有谁喊：“张叔叔，歇歇嘛！”回头看，见是吴大良——我的一位少年朋友。他扬着手，向这里跑来。

“叔叔，这么多日子不到我们这里来啦！”吴大良一跑到我跟前就说。我说：“谁说不来，这不是来啦。”他笑了。我见他裤脚管卷得老高，身上沾了不少泥巴，脸孔晒得黑黑的，就问他：“放假了，在劳动吗？”他点点头：“在劳动。我们组织了小助手队——利用假日和课外时间帮助大人们多做事。我还是队长呢。”

“啊，武大郎当队长啦。好，好！”我拍着他的肩膀笑起来。我这个朋友有个绰号叫“武大郎”，是因为他性子急躁，做事简单化，对待同学和别的孩子，爱动用“武力”，爱攥拳头瞪眼睛。上次我到他们学校去时，听

说他们学习小组有个女同学，有次因故迟到，他就攥着拳头问她：“大家都在努力学习，你为什么迟到，不遵守纪律？”吓得那个女同学话也不敢说……

吴大良见我叫他的浑号，脸孔红红的，说：“叔叔，别这样说啦，我……我改啦！”

“哈，改啦，摘帽子啦！”我又笑起来。他说：“真的改啦，叔叔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改？……要我说给你听吗？不过，你对别人可不要说，对别人——我可不说。”

我笑着答应他的要求。我们朝一块草地上坐下来。可是他没有马上就说，他问：“叔叔，你认识不认识李小吉？”我想了想：“那个长得矮矮的，脸孔圆圆的，学习成绩很好的？”“对对，就是他。这次的事情，可跟他有关系……”

接着，他就说了事情的经过——

咱们苍上村，分东村和西村。我们的小助手队是西村的，东村也有个小助手队，队长就是李小吉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东村和西村的孩子闹起不团结；东村的孩子爱欺负咱西村的孩子，咱西村的孩子也爱招惹东村的孩子。有时为了争割一块草地；有时为了牛吃了庄稼；有时却什么也不为，就是因为相互看不惯，心里有意见。这次我当了西村队的队长，我就想：

我可不能老看人家那副面孔，我要管管这桩事。于是我打定了个主意：想给他们队长点颜色看看，杀杀他们的“威风”。

有一天，趁着大家休息的机会，我打发人去把李小吉叫了来，说是谈判这件事。地点在村南那所“烤房”里。

李小吉一进来，我就板着脸问他：“你的手下就爱欺负人，昨天你们的大力士刘四黑打了我们的秦小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他说：“知道。”

“上个星期天，你们的人抢割我们占好的那块地方的草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他说：“知道，是两个队员干的。”

“昨天我们的人在北塘里钓鱼，你们的人偏偏在这个时候来拾田螺，把我们的鱼给吓跑了，你知道不？”

他说：“也听说过。”

“知道知道，听说过听说过！那你为什么不管呀？……是不是你带头干的？啊？”我大声说。

李小吉说：“不，你可不能这么说。咱们之间的关系复杂着呐，光埋怨有什么用。再说，你们的人也欺负过我们的人，譬如有一次，我们几个女队员在东场上整理麦秆，你们有人提来一条死蛇，往她们跟前一丢，吓

得她们脸都发了白。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我发火了，打断他的话，“我叫你来是做什么的？叫你来告状的吗？……别人提出了问题，你不答复，你还要转弯抹角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……”

李小吉想不到我这一着，睁大了眼睛，吃惊地说：“你怎么能这样说呀？这如果全是我们的错误，那我们马上承认。可这是两方面都有缺点呀。两方面都有缺点，那就要两方面都说清楚，这才便于解决问题。……难道只让你们说，不许我们说吗？……”

“当然不许说——不，现在不许说。现在你的任务，就是彻底、全面、干净地答复我们的问题。你要是不答复我们的问题，那就是——你骄傲，你自大，你目中无人，那你就要……就要负全部责任！我们就要……就要不讲客气！”

李小吉的脸一下子涨红了。他大声地说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！你……你是想恐吓人，还是想压迫人？你想恐吓人，压迫人，我……我可不接受！”说了几个“不接受”之后，一转身子，拔腿就往外跑。

这时候我更火啦。我想：他这不是明明在对抗我们吗？哼，我们的人马都在这里，你呢，就这么一个人，还敢瞧不起我们！我大声喊：“回来！”他却不回来。我一气，就对我们的队员下了命令：“把他拖回来！”

队员们蜂拥上去，七手八脚地把他拖了回来。李小吉极力反抗，但没用。可是，他人给拖回来了，他的嘴巴却闭得紧紧的，不答话，大概是表示抗议吧。我又一气，下了另一道命令：“把他关起来，让他坐坐禁闭！”

我们这“烤房”，原是烤烟叶用的，一直空着；左边有个烧火间，不大，里面又脏又闷，黑咕隆冬。我们的队员硬是把李小吉推了进去，反锁上了门……

嗨，叔叔，你一定会说我们这是胡闹吧？我当时却不认为这是胡闹，我倒觉得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呢。这时，只听得李小吉又是打窗，又是踢门，又哭又叫。可我们呢，一声招呼就跑出去玩了，直到快吃饭的时候，才把他放出来。大约关了他两个多钟头。

把李小吉放出来以后，想不到问题并没有解决——一点儿也没有解决，反而更僵了。我呢，却增加了一桩心事，你猜是什么？哎呀，我是害怕呀！我想：我出主意关了人家，人家要是逮住我，不要给我个好看吗？

有一天，我要到南山坡去割草。真不巧，听说李小吉他们的人也在那里做什么，我不由得害怕起来。我想找几个队员同去，可是这天队员们分散劳动，找不着，我只好硬着头皮独个儿去，反正我有条妙着：一发现什么动静，就来个脚底抹油——溜嘛！